

江花

·行吟

A17



拼镶庞贝

■文/图 王川

一座城市依傍着一座雄伟的高山,又面对着蔚蓝色的大海,这本是绝妙的风景,可是如果它所依傍着的那座山却成了它的灾难之源,那就非常不幸了。这样的不幸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庞贝,突然喷发的维苏威火山湮灭了它。

先是上亿立方米的有毒气体,再是亿万吨细密的火山灰从天落下,一座曾经繁荣美丽的城市就这样立时被凝固,一切都被封闭在那个灰白色的厚厚的壳里。山还在,海还在,然而曾经有过的生活全没有了。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有人在这里打井,发现了里面的房屋里面的器物里面的文字里面的人,这才得知,这里就是远古的庞贝。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揭开覆盖在庞贝城上头的那一层厚厚的水泥壳,城市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露出来,当年的生活镜头也一部分一部分地显现,于是,人们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拼镶起旧日的庞贝城。

世界上被火山毁灭的城市很多,然而却以庞贝最知名。因为它最靠近古代西方文明的中心,被建设得最好,又被发掘和复原得最好。如果是一座中国或日本的城市被湮灭在火山灰之中,它不可能被保存得这样完整,一切的木结构建筑都会被灼烧殆尽,一切在纸张上的绘画也都会变成灰烬。然而这里是用石块砌造的庞贝城,厚厚的火山灰如同盖子一般包裹住了它的城市骨架,除了生命之外,一切都还保留着原样。

对于众多的游客来说,他们眼中的庞贝更多的是叹息和伤感,可对于艺术家来说,却多了一份对古代艺术品的追寻和鉴赏。石块铺设的街道和地面、拱形结构的房屋以及罗马的柱式,加上雕塑和壁画,这是罗马城市的普遍规律。追求享乐和奢华的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来装饰自己的居所和城市,当然也不放弃庞贝这座美丽的城市。他们不仅根据实用的原则来建造城市,还根据审美的原理来美化城市,即使是在废墟之上,也能看得到处处的艺术痕迹。

当考古学家们一座房屋一座房屋地挖掘,并一点一点地拼镶起昔日庞贝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另一种拼镶的庞贝,那就是绘画。

庞贝人是喜爱艺术的居民,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在自己的

房屋里,到处都装饰着绘画,这些绘画不仅显示了庞贝的富有,还为后人展示了它当年的生活和历史。有很多绘画是画在泥灰墙上的彩绘,用来装饰房屋。这些绘画的内容千奇百怪,有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各种神祇的形象和故事和活跃着的各种动物,它们组成了生动的图案。有的画着美丽的大自然,画着美丽的植物,更多的是各种当时人的生活镜头,有人在酗酒、有人在奏乐,有人在打猎,有人在角斗,有人在拈花微笑,有人在翩翩起舞,还有人们在妓院里寻欢作乐的描绘,甚至还有男女相拥在一起做爱的画面,显然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是毫无顾忌的。

废墟中的绘画数量更大的是马赛克画,由于它们是用彩色的碎石拼镶而成,质地坚硬,因此它们更能适应多种类型的建筑物,能够被布置在拱顶和穹顶上,或者是在曲线形的面上,也被用来作为地面的装饰。有的巨大的豪宅里全部用马赛克来贴饰,场面巨大、色彩丰富,缤纷烂漫。

最为精彩的一幅要数一座农牧神邸里的壁画。这是一座豪华的府邸,当时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在这所豪宅里,到处都是装饰优美的壁画和地画,其中有一幅是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画,它被铺在府邸中庭客厅的地面上,内容是两个国王正在率军作战。经考证,确认这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正在与波斯的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战役决战时的这一历史场面。画的右侧是身戴头盔、身穿重甲的大流士三世,他正坐在一辆战车上,挥矛向亚历山大攻击,亚历山大光着头骑在马上,正在侧身应对。画面的左侧已经剥落,但从剩下的画面上还可感受到战马嘶鸣、长矛如林、流矢交坠的战斗场面。

这幅画长达8米,是根据古希腊的一幅原作来复制的,用150万块彩色的小碎石块拼镶而成,画面虽是纷繁可并不杂乱,有一种总体的色调,虽然经历了两千年的时光,仍保存较好。

这件画作被发现后,被人夸赞为是世界上登峰造极的杰作。它经过整理存放在那不勒斯艺术博物馆里,但我还是情愿来现场看复制件,因为壁画一旦离开了它被置放的环境,就无从欣赏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幅画是被放置在直立的墙上的,应该是幅壁画。

到了现场才知道这是一幅地画,是被铺在地面上用来装饰的。可是不明白,如此庄严题材的画,如此伟大的人物,如果被人们践踏,亚历山大的脑袋被鞋踩着,是否适宜?何况,在自己家温暖舒适的客厅里的地面上,有这样一幅血腥杀戮的战争场面是否适宜?家庭应该用花草和风景来点缀着的,就像这所府邸里其他房间一样,有的是漂亮的植物和动物。何况,这样一种重大的题材,本应该被放置在军事博物馆里或是战争纪念馆里的。

农牧神邸的规模很大,它的庭院里的各个房间里都布置有讲究的马赛克拼镶画,有的用来装饰墙面,有的用来装饰地面,还有的和彩绘结合在一起,面积也有大有小。有一幅巨大的马赛克地画被铺在花园的道路上,上面用彩色小块拼镶着一个海洋世界,上面有生活在海里的鱼类、龙虾、鲑鱼和鳗鱼,底色以黑色为主,显示了海洋的深沉。旁边一幅则是描绘着生活在河中的各种动物,有巨大的河马和鳄鱼、弯曲的蛇和獾,以及穿插在各种植物之间的鸟类,这是尼罗河畔的镜头,是经常被庞贝人所喜欢的画面。

所谓农牧神邸,是庞贝古城里一座非常讲究的府邸院落,因为在庭院的水池里发现了一尊古希腊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潘的青铜雕像,由考古学家们来命名的,原来的主人是一位富有的太太和她的家族。从府邸的规模和考究的装饰来看,这位太太的丈夫可能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对亚历山大非常推崇,才把这幅历史画用来做了家庭的装饰画。

出门就是庞贝古城的千年街道,黑色的废墟上,一根孤柱独存,正在遥遥面对着远处威严的维苏威火山,旁边的一面墙上,画着一对罗马的年轻夫妇,他们忧郁的目光穿透了千年的岁月与我对视,我不知道他们想要说些什么?这一镜头让人悲怆,看了后久久地震撼。

普希金曾经写道:“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的将变为忧伤。”这句诗如果被移用在庞贝遗址上,也同样适合。

汨罗水流念屈子

■文/王晓明

那年初夏我到湖南出差,特意乘车去汨罗市的玉笥山拜谒屈子祠。

玉笥山葱茏叠翠,被静静的汨罗江水环抱着,莹绿得像块翡翠。山顶上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屈子祠又称屈原庙,坐北朝南正门为牌坊式三孔大门,上方镌刻着“屈子祠”三个字。祠的建筑为砖木结构,庄严古朴,肃穆幽雅。屈原祠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矗立在祠院正中的草坪上。屈原造型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着力刻画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境界。每个到这儿来观瞻的人都会对一身正气的屈原肃然起敬。

屈原曾任楚国左徒和三闾大夫,他极力主张改革朝弊,明法治国,任用贤能。但他振兴楚国的梦想和改革举措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遭受到谗言和陷害,结果被楚襄王放逐,漂泊于沅江、湘江流域。在汨罗江畔,屈原虽身居草棚仍思念着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一日有渔夫见他伫立在江边,忧心忡忡眺望着楚国国都的方向,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如此的憔悴呢?屈原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风雨沧桑,诗人真的去了吗?不,滚滚奔流的汨罗江水,千百年来始终在呼唤着民族忠魂,汨罗江水由此成为融天地之灵气的圣洁之水,华夏子孙的后来者前赴后继,不折不扣继承了屈原的秉性。曾在唐朝中期任过集贤殿监察御史柳宗元,不但是政治家也是杰出的诗人,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反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到湖南永州,但人格的力量始终支撑着他的精神,他不畏权势继续抨击时弊,用自己的言行守护着这方圣洁之水,当他孤零零地站在江边,放眼生生不息的汨罗江水时仿佛又看到了屈子之魂,愤然间写下了:“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江水在不停地奔流,两千多年过去了,屈原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民族的血脉和精魂,伴着他万古不朽的辞章在苍茫天地间世代传唱。

编辑 马彦如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李长辛

苔痕
tai hen ji yin